

宜

焚

全

稿

宜焚全稿

卷六

丹陽刳鞘
調陳苦役
報缺有司
盛士美招
初次助餉
王理開復
武令開復
清糧開幫

巡按蘇松等處監察御史

題為盜夥夜劫鞘銀隨經擒獲賠補謹據實恭

奏以懲踈玩事崇禎七年正月十九日據常鎮兵

備道副使徐世蔭呈據鎮江府申據丹陽縣申

報舊年十二月十四日據本縣青陽舖總甲朱

希賢首稱本月十三夜二更時分鷄庄地方被

盜劫去官銀等情又據福建布政使司解官吏

宗顯跟用人役官應等隨本官運解遼餉鹽課

等銀八萬四千餘兩共計六十四鞘自省城起

送行至丹陽青陽舖於本月十三夜遭盜劫去
餉銀四鞘等情據此隨經行提地方保甲失事
官兵行查聞當該巡哨官蘇芬督兵追獲二鞘
交付原解本官訖其未獲二鞘未知真偽一面
細查的實銀數併挨緝真盜真賊及提各失事
人役審實另文詳報等因到府據此該本府知
府王秉鑑看係地方強盜打劫官銀事理一面嚴
責該縣速緝盜賊一面嚴提失事人役查究擬
合通詳等因到道隨經批行該府縣督緝去後

又蒙巡按邴御史憲牌准撫院會案據福建布政司理問史宗顯呈稱職奉委解布司餉銀并鹽課八萬四千有奇於本月十三日行至丹陽青陽鋪地方被劫等因到院准此為照青陽原屬內河攬稱起夫則人亦不少乃大盜劫輶以去殊為可怪此必有巨窩窟穴官兵捕役平時既不能搜緝臨時又未開救護疎玩之罪曷可勝言行道先提失事負役盡法究解一面嚴查解官史宗顯領解錢糧果係被劫若干護送夫

役及巡哨官兵何無救援通提審明具詳一面
嚴督備捕四散躡緝務限五日內盡獲真盜真
贓馳報至於解官不便久留應何設處一并議
詳等因到道蒙此本道查看得解官吏宗顯於
十二月十三日領解鞘銀行至丹陽縣鷄莊地
方計離縣治約二十餘里驀於本日二更時候
突有盜一夥強劫鞘銀當被官兵飛趕連獲二
鞘交付本官其餘失去數不多該縣與解官照
例設處賠補完足已經撥夫起解刻期前去續

提官捕於姑蘇拿獲刻鞘大盜吳三張二王三等見追出原銀確証其盜夥供有姓名復給批嚴緝指日可擒今所失銀兩既已完補而行刻大盜復又經擒獲見在究擬是暮夜一時竊發事出意外而賊盜一時並緝寔地方與解官之厚倖也等因呈覆到臣又據蘇州府總捕同知王尚賢呈據民捕唐文等呈稱同哨官揚忠等捉獲強盜一名吳三并隨自搜出傾銷元寶銀四兩一錢又據盜夥一名王三當搜出隨自鑿

碎元寶銀四十三兩又獲夥盜陳二陳大併贓物呈解到職審係打劫丹陽縣地方勒銀是實等因呈報前來隨經批行常鎮道併審招解及嚴緝餘黨去後續准撫臣會案開據陸營總練蘇州衛指揮包文達稟報擒獲盜犯張二并銀一錠又獲李二一名等因移會前來案查先據

丹陽縣申報青陽地方有浙江

親官行李被劫當經拿獲盜犯唐耀王四鄴嘉礼子鄴友三等起出原劫衣被贓物等因見經批行

督緝餘盜併審未結今據前因該臣謹會同巡撫應天等府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莊祖誨看得民窮則盜起故三吳之地萑苻恒易於竊發臣所以申飭船兵嚴行保甲者蓋重為地方慎之也不意丹陽當輪蹄四集之地竟為盜賊窺伺之鄉自

親官之行李被刦雖旋經獲盜起贓而且必欲窮治其餘黨正究緝之時不意復有鞘錕被刦之事也此在

國課所關凡經行之地水有巡船陸有兵快宜何如
周蒞者乃解官夜行不休致群盜出沒無狀當
其時防護救援之人安在耶雖為巡哨官追獲
二鞘而先事踈防便有不能為印官解者今餉
銀已全經賠補贓盜亦次第就擒但署印之照
唐張世宗自宜為地方受過應行重加罰仍令
勒限獲治者也至道臣非駐紮之城府官亦遠
在百里以外似可仰邀

寬恩統候

聖明鑒裁

勅下該部議處施行

巡按蘇松等處監察御史今降職一級臣祁謹

題為江南若役有五民生凋敝堪憐敬陳整剔事

宜仰祈

聖裁申飭安重地以固人心事臣伏江南之人心易動難安皆繇身家貧乏無計聊生時有訛言孔將每樂從而走險臣于按部所至問民疾苦則知此中賦役之繁重天下所無統計若役蓋有五焉一布解一漕兌一白糧一橋頭一經催除漕兌之苦臣前已條具其槩蒙

明旨獎許奏內諸款切中情弊現

勅部議不敢再贊外其四苦役者大之則破家亡身
小之亦典衣鬻產且連歲灾傷民不堪命富者
貧者轉而流徙惟民力當已竭之候故人心
有易換之端耳為重地根本之計惟有亟收拾
人心而苦役不甦人心終未易收拾然究所以
致諸役之苦者又不在于

國課而在于不經之需無名之費也安可不亟為
釐剔以副

聖天子愛養元之

德意乎臣悉心講求少知其弊其中有事屬細微原
不敢仰瀆

宸聽者但以小民儲蓄有限在上視之若為細微在
民當之便至破蕩我

皇上軫念民瘼或不厭煩瑣用敢逐款條列伏求
睿覽

一布解棉布拔布二線三線在名雖有不同派
價原無未足在昔日完欠不稽投納亦易於是

積棍槩之為利奸徒包以營生有司見弊實日
積稽核遂嚴如差押差催扣價扣墊皆以防包
棍之侵欺而今

功令方新叅罰日至自正身充之反為正身之流
弊矣此為苦役之最一名之賠費每有至於千
餘故極富之家不過當數分而止其苦者一則
在給價之不早先令掣批後與給墊既已貸負
之多方先令買布後許領銀更復子錢之無限
况且候領必經歲旬實收尚無五六此可不謂

之苦乎一則在差費之不除一解必有一差此
差使與此解相終始一差又有數役白役又與
正身為循環立名甚多詐錢莫厭買布驗布印
布晒布皆其叠催之事端每見每車絡繹項區
見面着役鋪堂是為巧設之名目未免鷄犬驛
騷至於印布之際尤為奇貨可居合衙門之吏
胥無不慙飽盡解戶之肌髓方得事完此可不
謂之苦乎一則在科罰之不免未領銀先催驗
布未起解又催批迥查盤不無遠限之贖緩經

管又有比期之紙數且闕津節、盤驗稅罰之
在：增加餘布以防損失乃有夾帶之嚴科提
部帶隨糧又有長夫之供應一役未滿百費疊
生此可不謂之苦乎然立法不善給價不能早
也今宜以解戶本名應納之錢糧充解戶本項
應領之墊價若本名不足則免收本圖仍許其
自立櫃自請串自折封如是則扣除之規可去
守候之煩可省向來繇票對支有名無實之弊
政可除而其苦之魁者一牌票不省差費不能

除也今則上役收銀止許刻期懸示吏書僉一
粟與差役併贓差役領一牌與吏書同罪即有
奸頑解戶止須併比保家設楮則又防派數之
陋規印布則盡除打點之諸費額內之銀既無
吮吸應得之物便足供輸而其苦之甦者又一
批迴之程限不明路引之開載不悉科罰不能
免也水道迂迴不無耽閣交收伺候未免遲延
故完納必責在領銀三月之中而比批大納於
越解一年之後然亦止比其批迴不許因之以

罪罰且也每解一名給引一道明書正布若干
量帶餘布幾許船戶無容抑勒闕稅盡與豁捐
而其苦之甦者又一然臣更有請

明旨申飭者解到之時驗糧之司官即為驗進無致
經旬之停掬飽爛不堪驗進之時巡視之抖道
量為寬收無致庫夫之需求馭選太甚庶幾履
霜無嘆扶纒有資仰荷

皇仁更為溥博矣臣因此役灼苦最劇廣為諮詢則
尚有官解召商之二說官解者令白糧總部同

押運衙官隨船起解水脚鋪墊稍為加增派買
不至後時交納可無遠限此一說也官買者蓋
都門之固收原有平賈此中之轉運亦多標商但
使之時值分毫不虧固不憂布疋有時不給倘
以見價足價召之投納如近日香蠟之例在商
則所售之物多而趨事亦早在官則收買之地
使而輸解不煩其或三線等布京商所無然後
另僉起解數無幾而為力亦易此又一說也此
二說中似於官民交便伏候

勅下該部議行

一白糧夫白糧為

王食之供豈容顆粒虧欠况春辦夫船車脚耗贈之
米銀已不為少而常役之猶稱苦者在闕淺之
盤剥暑濕之泛爛風波之漂損守凍之稽遲與
夫起剥搬倉之盜失此猶以為

天行之莫必人事之未修也乃更所苦者不必其至京
也即在於途而便苦提協部官一切供需于焉取
足隨行人從百方征索敢不依從臣今為之畫

定成數每官則人役若干名每人則盤纏若干兩
外此而朱提稍濫白簡隨登此所當責成於部運
者他如水次之驗米原以防奸解之侵漁而差役
之票催尤必徹惡胥之指使、良解與奸解同驗
則良者若自互結之親逆而影射可以半除使有
米與無米同查則有者若必正官之親行而騷擾
可以全革此所當輕省於盤驗者解戶中每多包
棍名曰掛幫凡駕船收米勘串納糧無不可上下
其手即保識單頭部書司吏皆足以線索其間而

又串通隨糧之夫指撥駕船之戶于是逐程科
歛卽次要求糧長剗內以供俛首莫抗在掛幫
者宜以互保嚴驅在隨糧夫宜以立券鈐束在
船戶不許埠頭攬載聽糧長隨便查覓且計程給
銀明書領狀籍其數于總協部官此所當稽核
于諸人者乃又不必其在途也即在家而亦苦
本役總上諸差便來自府而廳各有一差自縣
而衙各有一票一票之需約以十計一批之費
便至百餘收米以至開船無一日非輾轉誅求

之日交收以至銷掣無一時非浩繁使費之時
徵臣令盡去各差糧長皆歡欣應役彼既已在
官而供事但只酒懸示以為期此差役之宜革
也至于派米之數恒為摠書弄權需求不遂每
撥荒區徵取難前便多賠墊當今以本區之役
收本圖之糧恐頑戶之多逋使印官為親比此
派米之宜均也若夫水脚等銀恐有侵欺之弊
則令之先儘本戶湊以鄰圖欠比完收一如本
邑之糧設橋領串有同布解之法此給銀之宜

足也乃若至京之苦未易盡言即如總散批迴
多為積歌兜攬典借則

都中之銷掣便難沉延而地方之追比又急本身
既困于外親屬又累於家起批自下而上費用
在所不免銷批自上而下查取亦復甚嚴如此
種骨瀝髓之夫當固有毛盡皮穿之景象此亦
宜急為更革焉臣尚有仰請

明旨申飭者其一在壓幫使白糧在漕幫之中則凌
擠可慮使白糧在漕幫之後則守凍為憂或當

分各省糧道專督其船令之隨幫以進而向來
漕船買幫之陋規則宜令押運嚴申其禁革其
一在餘米糧長多帶其斗升原以防欠此外交
收之餘剩應聽領還雖官買有漕米之新規而
白糧宜稍示之優恤是則粒米既無使其狼戾
而在

天庾又不損于殷陳其一在剝船聞務闕之船原係
民三軍七新增之剝又計一百有餘若先儘剝
漕則白糧之守候益久若同漕競進則白糧之

盜失更多似宜派定字號不令有遲速先後之殊則可早抵

京倉庶以免揅和索侵之病蓋自漕船洒帶之說不行而小民急公輸將原是踐土之分但費在正供之外使恐額缺

正供之中所有積年保識勒耗典抗并乞

勅下倉臣嚴加申禁是尤糧長無窮之喘息也

一樞頭夫樞頭之役止令之秤收糧銀若猶在布解諸役之下乃當之者皆不過數十畝之家

彼僅：溫飽小民所蓄有幾故數十金之費與
他役之千百者其苦則同然則自封自投官收
官解豈非良法美意獨于此中有未能遽行蓋
此中里役每有包侵乘銀兩之自封自投將色
數之不滿不足使有司偶為折封則刑責之苦
在納戶使有司不為折封則賠償之苦在櫃頭
若官收必用吏農官解必用銀匠今吏農多白
役混充銀匠亦赤身無賴稽查一或不到奸弊
萬有生端且起解之銀數惟江南最多傾銷之

銀色惟江南最惡此其添搭火耗于誰任之故
法須盡一事責宜民者此類是也惟是就此民
役之當儘有弊端可去一則解放之宜平播頭
利于放若于解以放則止須平準解則必有加
添也今則就一播之銀盡之為三七二八之收
解勞逸既均耗費亦少是所去解放之弊此其
一一則費累之宜革凡擺播標封印簿領事等
事皆播頭應供之役事皆衙門指索之端蓋
供役于縣門原是奸胥之免窟款完其公事寧

免此事之狼貪今則號串必為預給上役不用
差拘陋規一切蠲除差粟盡為停止是所去費
累之弊此其一。則守候之宜省播頭既管收
而復管放管解于是在播之銀一日不完則在
官之役一日不已無一日無雇役紙張之費無
一日無歇家食用之煩今則以管收之多寡為
解放之後先本役盡令寧家餘銀即為貯庫是
所去守候之弊此其一然而欲平解放先公克
收放則有未應領給之銀預通摠書以夫取奸

從得其判摺頭受其害矣解則免收在府必以
欵頒之法馬發縣以為式毫釐無許偏重銖兩不令
失平凡庫役衙胥之指稱必陋例常規之盡洗
而放者又必印官親酌面為標單是則公免收
之為亟歛革費累先祛羨餘倘有司畧為染指
則衙役寧不董心伺聞有明加暗加暗加者名
不折封而柜頭必有墊送明扣暗扣暗扣者名
是原封而解戶不能全領今

聖諭既昭于日星有司自爭為砥礪若猶有洗濯未

淨臣敢不稽察惟嚴是則祛羨餘之尤為亟款
省守候先均撥派計田授役既以所收之銀數
為率則收之多者自應派在初限易完之際收
之少者自應派在末限不前之時惟竣局之得
早自賠累之無煩是則均撥派之尤為亟凡此
皆所以甦拒頭之苦而拒頭亦有所以自取其
苦者其故謂何蓋鄉村之民一充此役過衙胥
之群索見納戶之意凌駭胆驚心手忙足亂且
也秤收不諳數目難稽不得不用銀錢包之

積棍而包棍則伎倆既熟心胆復頑于是納粟
多而填簿少名為隱縮者有之矣收銀足而折
封低名為折欠者有之矣敗露則包棍跳于局
外罪責而正身置之法中此則擣頭明惠之有
司明知之有所不能盡去者臣今酌立擣書約
與工食同擣頭說數看銀在民無雀覓之虞在
官有責成之地皆以通官收官解之窮而不得
不為此救弊補偏之計也
一經催經催者不過排年一輪以之收辦錢糧

較諸役似為輕省乃充役者半小康之家半赤貧之戶或田亡而丁在或產去而糧存戶既貧弱彼經費愈以不支役有需求即些少皆難自給况一圖之內便有十家不得耕農而十年之中又無一時可以休息祇當之人戶較別役為更多伺候之日時較別役為最久計其蓋藏無隔宿之春乃與諸役同百出之費若至于此民豈堪焉其首苦在差擾也或名押扇或名項區未開徵即有拘催未比較即有押保需索之名

極巧夥帶之役復多辦納之錢糧已十費其一
二矣其再若在經承也完欠之數印官稍不親
查多寡之間胥役即為弊數有欠與無欠同赴
比欠多與欠少同受刑于是必買求區縣之摺
書于是必打點糧房之經管辦納之錢糧又十
費其二三矣其更若在比較也有欠者懼刑則
必代投代投之費已有若干欠多者懼罪則必
吊數吊數之費又有若干使有司而比責押差
則押差更需擾里役辦納之錢糧又十費其四

五矣且又有視戶之苦自比較止及于經催而
花戶視如秦越花戶中有豪家而不敢問有親
鄰而不忍問有坍塌逃亡而不可問百十戶之
欠坐累于一人子身莫賠粉骨比其苦一旦又
有對夫之苦自舊欠必难于全納而對夫聊為
通融舊欠中有孤糧而對夫有工食而對夫有
衙所糧餉而對夫數年來之逋併取于一日進
呼橫及家室靡寧此其苦又一旦又有帶徵之
苦在今

國課甚乏考成極嚴帶徵錢糧寧在可已但只此十年之里役今日應此年之比明日應彼年之徵舊逋雖款勉完新糧又已掛欠設復濫委于衙官益至大虧其物力此其苦又一省差擾者花戶不到責成排年排年不來責成見役一切預押之規必當更革為快惟有恃祠之戶方可間用一差亦必隨到隨銷不許認耑認弱此一法也核經承者在提筭會計之數早發易知之單使有田者知一畝則坐派幾分使納銀者知

一限則應完幾許既運戶有此單作照又每甲結大挽為衡暗派私加無從下手那多就寡不得任情此又一法也清比較者先在完欠之分明便覺勸懲之有地每一限徵完即詳列諸欠使花戶完而經催欠則花戶可以首明使經催完而播挽欠則經催可以指告徵輸既足即與歸農積負不前方為親比此又一法也其懲頑戶亦有法每甲即立簿二扇上書一甲之挽銀中填各戶之細徵循環開運逐一清查若拖欠

果盈則創治必力蓋積少便可成多故德一乃
以儆百是則所以甦經催也其稽對夫亦有法
因吳民之逋欠原煩故放銀之對夫不免然無
派遠欠遠欠則完愈難而追索愈急無派荒區
荒區則民更困而夫當更難是又所以甦經催
也其定帶徵亦有法計部已許按年為分有司
便宜分欠為限分其欠止令完一限之銀則零
星之湊補猶易分其年勿令并一日之比則奔
命之喘息少停是又所以甦經催也而臣更有

為之

請者其一在塘長吳中之水利實

國計所關故疏濬之役塘長必派于排年然使河
工之難為不酌則上役之勤怠莫分胥皂之使
費不除則開浚之色冒轉劇必無令賣富而役
貧必無令舍近而就遠必無令以上歲之工役
巧卸于下年是在水利之官固有端責也其一
在搃甲搃甲即保甲之遺意今則派當于排年
使為在官之人從如奸宄之訊防火盜之守禦

徭道之掃除原小民力役之義今則有鋪設而
令之借辦舍宇而令之蓋修經臨官舫輿臺胥
役之酒食而令之供應雖至小之役亦可以傾
貲是常為申禁者耳其一在軍黃冊之籍蓋上
之官司不過片紙費之里役便是金錢衙官借
為指勒之端區區書簿有工費之索至于一軍食
遣合里騷然遠者餘百金近亦計數十即絕戶
之一查亦費累有如許是又休恤所必至厘革
之宜先者

已上布解白糧擔頭以及漕兌之四役五年而一編者也。經催一役十年而一編者也是皆計田受役按役貼田使當役之田尚多則出贖之苦猶小今惟恐有田則有役田多則役重于是詭寄豪家花分子戶冒名于寄莊隱閣于空籍甚則有棄其田以避役而承買尚自無人者按糧則有田論役則無田始僉上戶繼及中人朋克湊以分厘飛點指其藏蓄猶且一役初僉百計營脫據見在之田已量足五年十年之役據

見定之役亦可供五年十年之事而自營脫者
行則末年空矣納贖者出則後役虛矣所以以
未及其期便僉其役此民力所以竭人心所以
易渙也夫籍繫紳衿原無與蘇民同役之理惟
是花說清則冊有餘畝寄隱核則畝有餘貲是
以近來各縣之編審一名而以一千二百畝當
者今以二千畝當之一役而以十六名當者今
以二十名當之此清核之明効也然猶且以暗
膏易盡竭澤堪憂于是有幫役一議役田役未

之兩端臣見在清理有緒伏容另疏言之至於
在前宜革宜因固當乞

勅部之者議而其中亦地方官原有可以徑行者但
恐人易而法更法弛而人玩是必求

明旨之申飭則弊實可以永清良規可以常守且江
南水旱盜賊無歲無之而此五役之苦實足以
以亡家而及身實足以剝肉而至髓故瑣屑
布陳以當繪圖之入

告是在

皇上一加恤萬物皆春將見人心同而重地安根
本萬年具在此舉矣臣可勝懇切待

命之至

巡按蘇松等處監察御史

題為江南苦役有五等事臣惟江南民窮役重故
人心易動難安欲收拾人心必力甦苦役計其
役有五除漕免先經具

題外今將布解白糧楮頭經催回款詳加泰酌內

有應乞

申飭者應聽覆議者統候

聖裁施行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崇禎七年二月十九日具題三月二十四日奉

聖旨據奏苦役累民殊惻朕念向來撫按官不嚴飭

有司痛行厘革所職何事著該部看議速覆

巡按蘇松等處監察御史臣祁 謹

題為重地之有司懸缺甚多懇乞

勅下該部作速就近調補以裨吏治事竊惟微臣凜

奉

簡書所與共安民之責者郡邑諸吏也吏於江南蓋
甚難而江南之需吏又甚亟臣請先言江南需
吏之亟後陳吏于江南之難夫海內繁劇之區
固自不乏然未有一邑而稅催至五十餘萬漕
糧至二十餘萬大獄至二百餘件者也即迺而

減之亦十倍他處當茲灾祲頻仍賦役繁苦奸
民既喜於語亂窮民又莫必其生且也浙閩東
連未息鯨鯢之浪淮徐西近方馳風鶴之聲乃
庫無餘金使無積粟全賴良有司以愛墜實意
連絡人心銷弭奸宄否則搖、易動根本堪憂
此江南需吏之所以亟也乃若受事於中非不
有克自勉勵無柰案牘之紛挐萬端吏弊之奸
頑百出雖隸首之算洞垣之明有遜難以照燭
而數計至于邑常四衝則又半以其身作郵亭

之津吏所以徵糧理訟即雜畧焚膏猶苦不足况未幾而叅罰至矣積案如山積欠若海有司無一官不降無一官不罰以一錢不取之知府方岳貢至于降而無級可降罰而無俸可罰今計部已為分年帶徵而獨此中猶有河清之俟者此吏于江南之難一也又未幾而彈劾至矣以四府十九州縣供七差之考察即片類寸瑕在所必摘他方坐哺而有餘者此地則竭蹶而不足臣每於稽覈之中寓其鼓舞以明經之同

知蔡如蔡乙榜之知縣顏魁登皆曾推舉卓異
而只覺諸有司顧畏之念多措當之意少脫卸
之情切有任之心慵鞭策似有難施吏治因之
日玩矣吏於江南之難二也惟需吏之亟故調
補必早惟作之難故選擇必慎屈指數月以來
蘇州之知府常州鎮江之水利通判吳江崑山
青浦江陰四縣之知縣以

計處被劾缺矣鎮江之海防同知以丁艱缺矣松江
之理刑推官以報故缺矣頃閱邸報則松江之

海防同知與無錫縣又以拾遺缺矣適接屯臣
之疏董則蘇州之海防同知又以被劾矣况其
外尚有体當留部者一時乏人幾至強半不特
專城劇邑亟需止官今即欲擇一署印者而四
顧無人東南何等重地堪此諾：晨星之景象
乎銓臣擇人而任知不待臣言之畢也然聞之
語云巧者不過習者之門江南人情蓋詭弊實
繁多若以書生而漫審吏事於民風役法未能
當下周知胥壺輒百方為奸用之重干吏議曾

見一邑之中七敗其令夫豈人盡不肖蓋亦地
實限之所謂不習則不利耳是必求

皇上

勅下該部擇他省之才品懋著者儘缺調補勒限受
事萬勿候至新榜之銓選庶地方有一官可得
一官之用諸臣在方可任一方之事而

計後之復任者更望該部嚴其程限如有遷延枉道
容臣即行查叅此實重地安民之要務亦微臣
察吏之專責不得不仰乞

聖明立賜施行臣可勝懇切待
命之至

巡按蘇松等處監察御史

題為重地之有司懸缺甚多等事該臣伏見江南
重地有司懸缺甚多如蘇州府蘇州鎮江海防
同知常鎮西府水利通判松江理刑推官吳江
崑山無錫青浦江陰五縣一時並缺伏乞

勅下該部作速就近調補而

親回諸員更勒限受事庶地方早得用人之益未敢
擅便謹題請

旨

崇禎七年二月十九日具題三月十六日奉

聖旨吏部知道

巡按蘇松等處監察御史丘祁 謹

題為遵

旨不時糾劾以肅吏治以安民生事崇禎六年六月
十七日奉都察院劾劄刑科抄出該刑部題前
事本年四月十九日奉

聖旨過周謀縱奸侵盜官銀且屢起空批若無通同
情弊何故全無稽核招內反稱才守顯係庇狗盛
士美盜賊四千餘兩一戍豈足蔽辜併盛周等既
稱結黨鳩張僅坐贓十兩擬配這案飭縱殊甚著

駁回該撫按再行嚴鞠確擬具奏還立限與他欽
此欽遵備咨劄行到臣隨於崇禎六年六月十
八日牌行蘇松道嚴提鞠審盡法覆擬去後節
經嚴催續於本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據常鎮帶
管蘇松兵備副使徐世蔭呈問得一名盛士美
年五十五歲係直隸蘇州府崑山縣三馬一保
民狀招士美與在官庫書李登瀛各不合串同
別卷問軍蘇效鞞盤踞衙門恣肆侵匿及在官
縣搃狄士奇宋天棟各亦不合朋奸作橫毆打

差役及有在官皂隸盛周高陞各亦不合倚恃
虎差結黨詐財已非一日比去任知縣通周謀
調繁到任止因秉性過剛恃才任氣及待吏書
反不嚴防致錢糧不清斷訟出入本縣額徵金
花該銀二萬七千七百六十六兩四錢二分四
厘零除崇禎三年俱經解部掣批訖士美管
收崇禎四年分折銀內有存糧銀四千四百五
十九兩蒙本官要以二千兩解兵糧以二千四
百五十九兩解夏季金花士美又不合故違沿

邊沿海錢糧有侵盜銀二百兩以上俱照本律
仍作真犯死罪係監守自盜者斬奉

請定奪事理竟將前銀侵盜入已又恐庫書舉發士

美將銀一百四十兩分送李登瀛亦又不合收

受入已比士美將本年金花銀兩又不合朦朧

本官竟起空批一張開填解府金花銀七千兩

以本縣典史傳一柱職名領解於崇禎四年十

二月十一日前赴巡撫莊都御史案下掛號希

圖影射搪塞本官亦因循不行覺察蒙本院憲

牌仰府行查並無解批到府轉行本縣嚴查本
官方始覺悟將本年分現徵折銀七千兩仍差
傳典史於本月二十二日解府收驗蒙府隨發
解官沈應鏞轉解訖通知縣方始查出土美侵
欺存櫃銀四千四百五十九兩是實具繇申蒙
前任史知府審將士美問擬侵欺軍罪李登瀛
徒罪因本府離任未經招詳前項金花銀未曾
借發富戶補足又在官解銀解戶邵廷陞蒙縣
點解崇禎三年分陽鳳朱折銀一千三十九兩

士美人不合竟起空批開邵廷陞名字於崇禎
四年十一月亦赴本院掛號被邵廷陞查知將
情告蒙本院批縣查究間士美又不合從中播
弄混食零星欠戶對支繇票令邵廷陞自行沿
門取討至今尚未完解本人証又崇禎二年十
二月內遵奉

功令要將漕糧稅遲為速其時回空船隻守凍未到
議在民船裝運急如星火因募船水脚銀兩並
無額派蒙署崑山縣印去任教諭朱濟之將蘇

效輒撮單批撮在官帶管糧吏陳欽召管徵崇
禎元年分櫃銀二千五百兩為在募水脚之用
又批蘇效輒同別案現問吏李枝秀王古齡黃
賓即王賓撮單共撮櫃銀一千六百二兩放給
鎮海衛行糧係陳欽召經手借放亦不合不行
追補還官後陳欽召交代下手時批有印信執
照手本存証原無侵匿情弊又該縣曾有透解
速米銀二千二百七十三兩一錢零在府蒙府
議聽發崇明嘉定二縣餉銀抵補具繇申蒙

撫曹都御史案下詳允訖後蒙朱教諭查得元
年分輕費撥去無補要將透解遠米銀兩詳明
改抵亦具繇申蒙監允林主事遵照完批不蒙
詳允致元年輕費尚未抵補應聽本府請詳院
道加編候允示下抵還間又蘇効報曾在別卷
侵欺天啓七年分綾紗鋪墊銀八百十五兩一
錢六分崇禎二年分金花銀二千兩船械銀四
百一十六兩八錢蒙通知縣查知前獎將蘇効
報問擬軍罪又蒙本官深惡蘇放報侵銀數多

却不細查前案竟將蘇效輒原撮銀二千五百
兩內將五百兩分派陳欽召名下餘銀俱生蘇
效輒侵欺又蘇效輒原侵崇禎元年分京庫草
折銀五百六十五兩七錢歷蒙查盤俱在蘇效
輒名下迨比伊亦承認無辭比本官亦改生陳
欽召名下一并問輒軍罪招詳撫按二院照詳
去後致覈糧款目及經管情罪俱未愾當後蒙
府清查十庫錢糧行縣提吊蘇效輒查審伊又
不合順便出外縱肆無忌置酒遊船挾妓作樂

當蒙本府查知立拿監候又士美晉放蘇州衛
官軍俸銀二千餘兩又不合索得紙筆銀二十
兩入已是實盛周高陞各入不合故違受財枉
法至滿貫絞罪者發附近衛所充軍事例亦共
索得銀三十兩分受入已盛周高陞各入不合
朋結梅花黨詐騙鄉民各得銀一十兩又該縣
錢糧多未完解蒙戶部差不在官承合陳應元
催解南糧揚州府差候缺紅塵馬園補催解未
折本府差不在官快手沈良催解黃綱等項銀

兩士美與狄士奇宋天棟各又不合因錢糧一
時未辦反與各差爭歐致士美將陳應元狄士
奇將馬國禎宋天棟將沈良各歐打一番本官
實係不知原無故縱情錄又本官夙負才名習
氣未消喜與生員論文結社有在官廳點生員
徐用行為人使倭小有文才致蒙本官與伊往
來決密間通本縣有不知姓名人捏造歌謠譏
誚風俗攻訐閹門合縣閹然不平叱徐用行糾
衆出具公呈訐稱前謠係別卷見閹生員許世

璟所造本官一時被激申詳學院行縣查審及
別案被點生員李爾成先在官朱子負等共為
許世璟暴白公堂誼諱一番蒙本官將許世璟
別項事款以詐騙擬徒點革將李爾成一名議
點徐用行因慮勢不兩立復代本官擬造申文
揭帖藁底并開誼諱各生員託許長明用練兵
官封筒傳送公衙當被各生員探知在於縣前
討獲住折開見有徐用行前項親筆擬藁許長
明亦從中助惡徧動申文與各生員為難本官

並未嘗要伊代為起草後又深自追悔當即拒
絕往來比許長明因鑽謀劉河把總員缺蒙巡
撫莊都御史先行革逐又假造不知名鄉宦書
劄投蒙揉江唐都御史批發本道轉批本府周
推官審將許長明擬徒招申詳允訖又在官沈
鏡年已六旬不合要占已故雇工人顧序伊不
在官幼女三因為妾因三因不肯允從與不在
官毋陸氏潛歸原籍太倉地方路經顧序伊不
在官甥周寧家歇脚沈鏡緝知具告本縣又將

姦盜事具告巡江吳御史批行本府周推官審
將沈鏡周寧俱擬不應杖罪斷將三因聽陸氏
領回招婿婚配將身價交還沈鏡具招申詳訖
又有在官張奎曾將大蠹侵糧事詞開寫周寧
伊監故父周昌即周昌良在詞告蒙巡倉黃御
史准批本府理刑廳轉行本縣通知縣審稱周
昌良積欠錢糧撮張奎不在官家主徐慶典舖
內銀代完未還致張奎亦不合捏將新蠹培民
事再告本縣拘審問周昌良在舖恙病身故

訖因周昌良存日常說張奎告詞係沈鏡捏名
主使致男周寧要與父執命奎告不休至崇禎
五年七月內蒙巡撫蔣都御史訪知通知縣在
任浮踪及士美等侵欺錢糧等項情弊會同巡
按陳御史將遵

旨不時糾劾有司以飭吏治以安巖邑事具題奉

旨到部查得見行事例凡官員浮踪淺露者酌量降
調等因到部看得崑山縣知縣過周謀性少恬
進才復矯做任吏胥為腹心而錢糧之侵那全

無覺察縱差役以肆擾而小民之怨若置若罔聞甚而謗書滋疑致青矜鼓譟於當庭又甚而匿名售偽令良善含冤於地下雖律已無染而馭下太疎允宜降調以策後效者也既經撫按論劾前來相應覆

請合候

命下將知縣過周謀照浮繇例降一級調用遺下員缺另行銓補臣部仍移文撫按衙門遵照施行等因具題於崇禎五年九月初三日奉

聖旨原叅遇周謀縱役侵糧乘機借貸顯有滕染具
着革了任該撫按勘明奏奪其侵糧魯否追究併
奸胥盛士美等嚴提究擬具奏還立限與他欵此
欵遵通抄到部咨行巡撫莊都御史憲牌仰道
即將崑山縣知縣遇周謀研查縱役侵糧朦朧
情跡併提奸胥盛士美等逐一盡法究擬確核
原侵銀兩魯否追究起解具招解詳以憑覆勘
會奏奉

旨立限毋得徇延等因到道隨蒙前任兵備蔣副使

憲牌仰府即提士美等通行研審究違盡法議
擬刻限解道覆勘以憑轉解兩院詳審會

奏施行等因到府行間又蒙巡按陳御史憲牌行
仰本府理刑廳即提盛士美逐一盡法究擬錄
道解詳以憑覆核等因到廳各行間隨蒙本府
理刑周推官行提士美等一千犯証到官逐款
研究前情明白除將蘇劾鞫侵銀數多或已違
完或未違完別卷各有款項着令與李枝秀王
古齡王賓等聽另招詳結及點生許世璟李爾

成朱子貞各聽各卷。濩審外蒙審得原任崑山縣知縣通周謀才氣過於剛強。學行未免迂闊。剛強之過則自恃太高。於是畸見忤俗。迂濶之餘則信心獨往。於是偏聽生奸。况崑山巖邑也。合衙門之前後左右無一非愚。感官府密穴錢糧之人無一非短。長官府播弄線索之人二十年間無一令善去者。此即兢兢業業如涉春冰。如履虎尾尚惧弗勝。况可以泰然自是。旁若無人之意臨之哉。然本官尚刻意矯情操守無玷。

惟是馭下防閑稍疎殘狼清查未細即如金花
一項本縣額徵該二萬七千七百六十六兩四
錢二分四厘零其崇禎三年分業已全完解部
掣批矣惟四年分先報徵七千兩其實無銀於
四年十一月內聽盛士美徑起空批將典史傳
一柱名赴撫院掛號蓋初意先掛號以及分數
徐資徵以完前件然即宜速徵解府為是也乃
因循不察使急額反成緩局越之五年五月撫
院行府查則府中不惟無此銀并無解批於是

本官始覺悟立將本年分見徵白銀七千兩仍
着傳典史解府本官又查出存摺銀尚有四千
四百五十九兩擬解兵糧及夏季金花者俱未
起解又無着落明是盛士美侵欺具文申府案
據經前任史知府審明及今日庭鞠盛士美皆
一口承認侵欺無異詞只內中庫書李登瀛分
去一百四十兩而已是則四年分金花七千兩
因撫院行查而始得解又因查缺解金花而始
知存摺之四千四百五十九兩被其侵欺本官

難辭不明之咎然實毫無蒙染即借貸富戶之
說至今未有赴告索逋之人似難深求也至三
年分鳳陽米折銀一千三十九兩亦係四年十
一月內士美以解戶劾廷陞名起空批掛號比
廷陞知之控撫按批縣查究其實此項民欠尚
未進入士美乃以縣稟令廷陞沿門對支廷陞
不甘至今此銀湏嚴追補解雖非其侵然已起
批之銀及令解戶對支從無此法士美播弄之
胆極矣至蘇致輒所侵欺多端或已追或未追

別卷各有款項着落另結外惟是因崇禎二年

漕糧

功令挽遲為速回空船未集於冬內忽雇募民船裝
運急如星火府官生水次督催而此項雇募水
脚銀兩州縣原無額派并無設處不得不從權
撮借時本縣禮房吏陳欽召帶管糧房徵有元
年分輕齋銀四千餘兩在櫃經署印教諭朱濟
之批蘇效報撮單借銀二千五百兩為雇募水
脚又批蘇效報同李枝秀王古齡王賓共撮單

借一千六百二兩放鎮海衛行糧俱未補還然
輕齋亦急銀難久假不歸也後該朱教官以本
縣曾透解遠米銀二千二百七十三兩一錢零
在府求改抵所借元年輕齋申詳監允林主事
而本府先詳此項透解銀該聽發崇明嘉定
二縣餉銀抵補奉前撫院曹都御史批允於是
林主事亦遵院批不許其抵輕齋矣則元年輕
齋未補之故實為二年在募水脚所致而二年
在募無額之銀應聽本府議請加編候允乃可

抵還則此二千五百兩者只是蘇欽輒據借未
補而非其侵欺若陳欽召奉官批單被撮不還
且交代下手時有縣印給照手本見據尤非其
罪而本官嫉蘇欽輒侵欺罪惡之多未細查前
案亦以此項生效輒侵欺且就中洒五百兩懸
生陳欽召侵分又有效輒侵欺草折銀五百六
十五兩七錢經查盤原在效輒名下追比即效
輒今亦承認無辭矣本官亦改生欽召名下俱
擬戍覺於錢糧款目及經管情罪俱未慎當相

應改正而急諮陳欽召之軍廢不枉不縱也查
效輒因吊監解府乃順便縱恣撲妓遊船實非
士美保放且效輒旋被本府立擒拘禁矣似應
免深求也至放蘇州衛官軍俸糧二千餘兩扣
尅常例則盛士美供稱衛俸不敢多扣只索紙
筆錢二十兩今查官軍亦無告發則只合追沒
其二十兩也至虎差盛周高陞等二十名朋克
梅花黨索騙今查亦無受害者告發贓私其十
八人亦無的名而盛周高陞平時承票需索原

非善類所當杖而革役也至若歐戶部差陳應
元者則盛士美也歐揚州差馬國貞者則縣提
狄士竒也歐府差沈良者則縣提宋天棟也皆
因錢糧未辦彼此爭歐情罪太橫本官實陷不
知殊非故縱也至若本官夙負才名一行作吏
而文士習氣未除喜與後生初進結社論文維
曰作興盛心實開奔競蹊徑故狂生徐用行以
小才使倭見賞往來決密本縣偶有無名捏造
歌謠一事徐用行遂糾衆公許為許世璟所造

激本官申究後審世璟誣無的據諸生李爾成等咸為世璟訟寃未免公堂誼詳本官姑以世璟他行議黜擬徒而情怒誼詳者只李爾成朱子貞二名併黜矣而徐用行騎虎之勢恐犯衆怒乃妄擬代縣官作申文揭帖諸稿欲重處世璟多求誼詳商諸白棍練兵官許長明以討筒傳進當被諸生探知在縣前將長明封筒獲住拆開得用行種種親筆擬稿見據許長明亦助惡徧動申文與諸生為難然本官初不知徐用

行險請至此併未嘗欲代作未嘗見其擬稿也
既而悔汲引匪類拒絕用行矣許長明隨以錯
營蒙撫院革逐又以假書蒙操院批卑廳問徒
如徐用行者攻訐同類侮弄長上不宜久玷宮
牆也至若沈鏡欲覓在工人陸氏幼女三因為
妾其母子不從潛逃歸太倉本籍途經其甥周
寧家歇脚沈鏡緝二婦而訟縣併及周寧陸氏
亦控江院批卑廳審斷身價還沈鏡斷女歸陸
氏招婿矣有別案張奎告周寧之父周昌良侵

糧於倉院批卑廳轉行縣審謂周昌賓欠張奎
主翁典舖徐慶之銀因收繫周昌追比斃獄而
周昌良在時每謂張奎告已是沈鏡捏名主使
故昌良之子周寧亦吶吶執命今查鏡詞奎詞
各自一事承問衙門各有案據殊難混為一而
周昌良偶爾斃獄非本官有意殺之也恭審本
官過周謀以任氣而又疎防吏書以好名而又
誤收狂士錢糧稽核未細聽出入稍輕雖名節
無虧而浮躁已露所當依本院原擬量加降調

已足警前非而策後効矣盛士美侵欺過多合
依監守自盜擬戍并追錢糧贓罪完官蘇效鞫
原擬軍聽別卷追結李登瀛分侵有據照府原
擬徒追贓陳欽召原無侵欺以那移未補應免
其軍罪依律擬徒其李枝秀王右齡黃賓聽別
卷問結許世璟李爾成朱子貞亦聽別卷覆審
結生員徐用行奸誦狂逞應點革許長明已經
閣徒請加責枷示盛周高陞狄士奇宋天棟沈
鏡張奎谷杖警蒙將士美問擬監守盜庫錢四

十貫律李登瀛依知侵欺係官錢匿而不舉與
士美同罪律各斬係雜犯各准徒五年士美引
例充軍陳欽君依錢糧不正收正支那移出納
徒罪盛周高陞狄士奇宋天棟沈鏡張奎各不
應杖罪具招呈蒙本道覆勘間蒙本府陳知府
到任遵依本道原行提吊士美等一千人犯到
官并牒取廳招覆審得原任崑山縣知縣周
謀才諳足以辦事心性未免憑情律已不見其
踰閒任人則做其委辦如奸胥盛士美李登瀛

侵欺錢糧罔上行私始則覺察不早事後不為
究追息後盛周高陞結梅花薰行滔天罪惡悞
任其承粟旬攝地方為之稱苦至許世璟士習
不端謂宜徐俟雅化柰何認真申斥致鼓譟不
堪聞周昌良事犯聽理是當早為審結又柰何
鞭笞絕命使罔國度法舍寬此一官者少年意
氣偏聽生奸操守尚端不聞溢幅而染指馭下
無策罔至煬灶以蔽明刑廳細心審確絲粟不
涸本府再加推研端委具悉本官浮躁降處思

典悉聽上裁象犯情罪照擬招詳具招申報去
後蒙兵備蔣副使覆看得過周謀之調崑今也
該縣素號巖邑積弊叢奸前官多墮雲霧本官
始事頗銳無不以振刷期之者詎意其恃才名
而輕吏治任意氣而乏冰兢自徐用行以狂生
託文字盛士美以積蠹劾阿私精神既分聰明
漸眩盛士美得志愈逞金花麥折盡是空批弄
官府於股掌矣櫃銀四千餘金盜為已有視帑
藏作外府矣庫書李登瀛作入彀之人皂隸盛

周等結梅花之黨，殘法賤官，紛紛變幻而道路若沸，蜩矣。他如蘇效、撒之侵欺，雖已正法而陳欽石之移罪，盛士美之扣剋，群蠹之毆差，成何體統。富戶之貸借，雖屬子虛而許長明之官封李爾等之鼓譟，周昌良之監故，豈曰調停第查各項錢糧，解者解，清者清，侵那各犯俱經正罪，本官毫無蒙染，特其氣岸太高，舉動欠慎，防範太疎，以致群小之胡行，併作本官之蜚語。然其才具有為，操守無議，則昭昭在人，應照浮躁例量。

行降罰者也盛士美茂法勝官侵蠹

國未投四裔尚有餘辜盛周高陞憑依狐假結黨鳩
張各坐贓一十兩擬徒革役以洩公忿李登瀛
之烹侵陳欽召之那移狄士奇宋天棟之毆差
沈鏡之番占張奎之健訟徐用行之敗群相應
各照廳招分別徒杖褫革侵犯蘇效轍等點生
許世璟等各從原案歸結許長明別案擬徒應
典政差之狄士奇宋天棟各請加責枷號示警
各犯侵騙贓銀照法還庫入官具招詳蒙巡撫

莊都御史巡按陳御史會同具

題去後蒙本部奉看得錢穀所在吏胥之弊茲也
遇急需之日則以撮借生端而後徵者遂侵剋
用美奉嚴催之檄則以空批掛號而起解者遂
延閣經年操縱出入愚弄官府若崑山縣積胥
盛士美者侵贓至四千有奇永成有餘辜矣李
登瀛知情烹侵陳欽召那移出納益周高陞詐
欺取財各依本律站配狄士奇等共相比姑以
杖懲其士美名下贓銀應行撫按照數追解至

若知縣遇周謀意氣虛怯防閑疎縱雖舉動不
厭人心而操守尚未點染應聽吏部議覆等因
題奉

聖旨遇周謀縱奸侵盜官銀且屢起空批若無通同
情弊何故全無稽核招內又稱才守顯係庇徇盛
士美置贓四千餘兩一戍豈足蔽辜并盛周等既
稱結黨鳩張僅坐贓十兩擬配這案孰縱殊甚着
駁回該撫按再行嚴鞠確擬具奏還立限興化欽
此欽遵蒙部移咨巡撫莊都御史會同巡按祁

御史憲牌行道轉行本府覆究明實招解轉詳
等因又蒙本院案驗前事開奉都察院劾劄刑
科抄出該刑部

題前事蒙兵備沈布政使抄發案驗到府今蒙本
府陳知府提吊士美等到官研審士美原侵櫃
銀四千餘兩亦有邊海錢糧在內盛周高陞供
稱放兵糧時曾索詐銀三十兩各情在官覆審
得革奸非難覺奸為難發奸摘伏雖能令詐偽
驚魂未若明炳幾先可令邪究曷志過周謀之

被盛士美籠絡也以查解金花之故而知其竟
起空批以查起空批之日而知其侵盜櫃銀游
移变幻莫可端倪雖後來經申正其罪而失在
不早為覺察此過周謀之暗於識也至細究通
同情弊則盛士美極口供招無異於初審之日
夫身受嚴刑喪家以償多贓剝床以膚身命莫
必亦云慘毒乃卒不轉舌以移卸本官則本官
無染指可知已然衙役作奸此中積習盛士美
以渺么之身侵庫多金更弄官府罔上行私漸

可長乎

明旨謂戍不蔽辜者良可垂戒深意也查侵腹裏錢糧罪止遣戍而侵及邊海錢糧法應議斬當時以士美侵係金花故引腹裏例查侵盜在樞折銀亦有邊海銀在內改擬大辟罪當法明矣及審盜周高陞承粟害人不一而足固未經告發然梅花結黨地方苦之今審放兵糧兩人亦索得銀三十兩夫兵糧猶如此需索也况小民乎合擬遣戍用做效尤餘犯道廳審招結題

御覽不敢復替叅看得原任崑山縣知縣通周謀以
新進之資乏老成之見察奸不能小心致士美
登瀛大肆侵漁而貽譏清議用人微似恣意致
盛周高陞敢於猖獗而打詐公行雖無故縱之
愆難辭夫覺之咎第念律身無染才尚有為休
恤矜原降級示罰庶徵明作當陽毋敢纖毫失
職然係

聖明浩蕩洪慈非下吏所輕敢議也具招解蒙兵備
沈布政使覆看得通周謀一案

明旨駁審情弊敢不案實嚴稽茲據府招覆質大抵
本官取簡滋奸皆繇輕聽一時不加體察之故
盖自盛士美以姦賊用事彌縫愈巧則信任愈
密為空批為扣剋惟所欲為甚而侵盜楮銀亦
漫無綜核維其後已經摘發奸狀申府正罪第
何不防範未然以致唾膺無及之至於染指通
丹絳該府執法嚴訊委無實跡此是當日恭疏
原未指言入已則其率意扁徇為左右之所誤
可知矣庶從府議照舊降處以昭器使之仁盛

士美侵盜楮銀四千四百餘金內有欲解遼海
兵糧改戍擬辟法當厥辜盛周高陞結黨恃強
不惟播虐小民抑且權及軍餉允應例遣庶足
懲奸餘犯無可推敲原招詳覆具招間比緣
本道告病離任續蒙常鎮帶管蘇松道事副使
徐世蔭覆核無異議得盛士美等所犯各除不
應輕罪不坐外盛士美合依監守自盜庫錢四
十貫律斬李登瀛依知候欺係官錢匿而不舉
與盛士美同罪律斬盛周高陞俱依受財無祿

人枉法一百二十貫律絞李登瀛盛周高陞俱
係雜犯各准徒五年陳欽召依我糧不正收正
支那移出納還充官用計贓准監守自盜論律
杖一百流三千里狄士奇宋天棟沈鏡張奎俱
依不應得為而為之事理重者律各杖八十陳
欽召等俱有

大誥
陳欽召杖一百徒三年狄士奇宋天棟沈
鏡張奎各杖七十陳欽召係吏有力狄士奇宋
天棟沈鏡張奎審俱稍有力各照例納銀贖罪

告訴人許世璟李爾成徐用行邵廷陸發落寧
家盛士美係重刑牢固監候照例奏

請定奪盛周高陸照免其徒杖依受財枉法滿貫絞
罪者各發附近衛所充軍終身拘食妻解招達
兵部知會着伍奉

旨羊任原任崑山縣知縣遇周謀仍照原

題浮躁例量加降調生員徐用行申詳學院行學
點革除名其點生許世璟李爾成朱子貞及軍
犯蘇效輒與李枝秀王古齡王賓俱聽各卷覆

審另結許長明先經別卷問徒與狄士奇宋天
棟俱仍請加責枷示儆李登瀛原充崑山縣庫
番狄士奇宋天棟各摠書盛周高陞各皂隸名
役俱革退陳欽召先該通知縣問擬侵欺軍罪
今審係擬借櫃銀改正徒罪候詳示遵行照出
重刑并充軍免紙外陳欽召該訥官紙邵廷陞
許世璟李爾成徐用行先在官朱子貞告紙各
銀二錢五分李登瀛狄士奇宋天棟沈鏡張奎
各民紙銀一錢二分五厘并李登瀛贖罪銀一

十八兩陳欽召贖罪銀一十七兩五錢狄士奇
宋天棟沈鏡張奎各罪銀一兩三錢五分盛士
美原索蘇州衛官軍紙筆銀二十兩盛周高陞
索詐官軍銀共三十兩又詐騙鄉民銀各十兩
係無主之贓俱追沒入官聽候撫按二院會

題克餉盛士美原侵崇禎四年分樞銀四千四百
五十九兩李登瀛於內分銀一百四十兩俱合
照數追吐還官又三年分鳳陽米折銀一千三
十九兩招保民欠應看該縣嚴追給發解戶部

廷陞補解通取庫收收管批迴繼附又蘇效鞞
撮借崇禎元年分輕齋銀二千五百兩抵放二
年分漕兌募船水脚因前銀原無額派又無設
處合聽本府請詳加編後允示照數補運其崇
禎元年分草折銀五百六十五兩七錢招係蘇
效鞞侵欺合仍在本犯名下并原侵天啟七年
分綾紗鋪墊銀八百一十五兩一錢六分崇禎
二年分金花銀二千兩船械銀四百一十六兩
八錢俱聽別案追吐還官其崇禎四年分金花

銀七千兩招經差官傅一桂解府轉給解官沈
應鏞解部訖盛士美吏劄追室附卷寺因到臣
謹會同巡撫應天守府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
史莊祖誨看得衙蓋欺三吳為最而三吳尤莫
甚於崑山此其中千竅萬徑使非精心稽核鮮
窮其源乃原任崑山知縣通周謀恃才獨柱能
自信其不染遠亦信人之無欺於是乎几席之
間已有借之叢而煬其炷者矣如奸夫盛士美
以四千四百餘之金錢倏而本縣之櫃上者倏

而在本犯之囊中問誰司民牧能追毀積之愆
在

明旨所責以縱奸有萬不能為本官解者乃錢糧為
典守之端司貪贖尤居官之大罪是以

皇上恐有通同情弊使臣等直窮到底臣等敢不仰
奏

明綸詳加訊核今不特侵欺之士美有死不肯誣枉
即觀士美所敗露者金花之空批而本官并能
發覺其應解之兵餉則其非通同也已瞭然矣

再觀邵廷陞之領解者固不宜影射於允夫而
士美則原未有允發之張兩銀未發而侵則何
從則其非通同也又已瞭然矣且墨吏或能文
飾於在事必不能文飾於臨行即能掩蓋於臨
行必不能掩蓋於去後今事越兩年而周謀無
染指之情衆口如一此則有大可為本官信者
惟是偏聽生奸致猾役狂生恣睢於外懲創所
不必言而操守無虧吏所祈

聖明之器使者也至於盛士美侵盜多金窺玩三尺

其肉寧足食乎引侵欺違海之例一斬斷無他
詞若結黨詐我之盛周高陞例違亦未為苛李
登瀛陳欽召改站發驛狄士奇等仍照原擬蓋
此輩上悞官而下嚼民非重懲無以示警

明命凜然所不得意為輕重也既經該道覆招前來
臣等覆核無異除本招紙罪贓銀共七十七兩
五錢二分五厘追解充餉外相應具

題伏乞

勅下該部議覆行臣等遵奉施行

崇禎七年二月十九日具題三月十五日奉

聖旨已有旨了該部知道

巡按蘇松等處監察御史臣祁 謹

題為恭解贖錢公費仰佐軍需事 微臣奉

命按吳甯旦拮据今漕兌已將告竣地方幸獲相安
至于凡有利病興除善惡激勵皆必勉力從事
然小臣葵藿一念不敢以此自安也伏聞羽書
告急流賊渡河在、皆當設防處、使宜貯餉
臣匡時無策恤緯有心考臣衙門原有濟邊之
例乃清查贖錢在前差臣所而剏興臣常鎮二
府所查盤者按之紙上雖有貯之庫中實無臣

一面行追籍其數計二千五百兩又臣差額編
公費歲計一千五百兩一切餽廩皆取給其中
有缺則臣取贖援補之是以崇禎六年之銀仍
如其額已上共計四千兩此皆

朝廷應有之金錢以供度支孔棘之需用臣何興
焉除行各府差官搭解外合行

題明伏乞

勅下該部俟解到之日照數查收施行

巡按蘇松等處監察御史

題為恭解贖發公費等事伏照軍需孔棘查臣差
項下贖銀二千五百兩公費一千五百兩合行
恭解用佐度支之用謹具題

知

崇禎七年二月十九日具題三月十六日奉

聖旨這銀兩俟解到著照數查收該部知道

巡按蘇松等處監察御史臣祁 謹

題為查叅拖欠申飭考成懇祈

聖明勅下部寺盡法嚴行以無曠

上供事崇禎五年正月初六日奉都察院勘劄准戶

部咨該本部題覆前按臣饒京會同撫臣莊祖

誨具題前事崇禎四年閏十一月二十三日奉

聖旨是嚴催錢糧速報職名併勒完離任等事俱依

議欽此欽遵移咨備劄內開光祿寺崇禎二年分

本寺錢糧未完十分長洲縣署印推官王瑞梅

應照例降俸一級今劾降未補俟補官之日降
俸一級等因前來隨經檄行蘇松兵糧道將前
項未完錢糧連着接管官勒限督徵完解去後
節行嚴催間續於崇禎六年九月十一日據該
道右布政使沈萃禎呈蒙撫院憲牌內開案准
戶部咨查崇禎二年分未完光祿寺錢糧內長
洲縣未完十分署印推官王瑞梅應照例降俸
一級等因題奉

明旨遵行督完去後今據本官稟稱已經解完合行

查覆仰道即查長洲縣未完崇禎二年分光祿寺錢糧果否盡數通完起解到部曾否獲批立刻查確具繇詳報以便

題覆等因蒙此備行蘇州府查覆去後今據該府申稱遵經查得長洲縣崇禎二年分光祿寺菜荀厨料銀一百九兩五錢八分一厘今于崇禎六年七月十六日據縣申解到府隨經照數起批給發吏陸文亨領赴撫按道掛號轉解北京戶部交納等因到道據此該本道看得原任蘇

州府推官王瑞梅以署印長洲經營崇禎二年
分光祿寺錢糧未完奉文降俸一級今離任雖
久而前案未開終覺有碍茲據報完行府查果
解完該年分光祿寺菜筭厨料銀一百九兩五
錢八分一厘則其一念急公不以既去敢懈情
有足原者合無呈明請乞咨部具

題俾本官不終掛累等因到臣隨經移文達部續
奉都察院勘劄准戶部咨內開查得王瑞梅因
署長洲縣篆逋欠崇禎二年光祿寺錢糧未完

十分降俸一級及查年額止一百九西五錢八分一厘今據差吏陸文亨解到全完掣批訖則原降俸級似應開復但未據撫按奏

請未便輕議具

題應咨回該撫按自行具

題等因奉此該臣謹會同巡撫應天等府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莊祖誨看得王瑞梅以蘇州府推官於崇禎二年署長洲縣篆因未完光祿寺錢糧致叅罰降俸今本官離任日久現補江

西按察司簡較以前俸未開踰期不轉及查此
項錢糧於去年解足續奉院劄亦稱到部掣批
則本官前任之舊通已完有不得不為之上

請以祈

聖恩開復者也既經該道核報前來及奉院劄令撫

按自

奏相應具

題伏乞

勅下該部議覆施行

巡按蘇松等處監察御史

題為查叅拖欠申飭考成等事據蘇松道呈詳原
任蘇州府推官王瑞梅以委署長洲縣印務未
完崇禎二年光祿寺錢糧致蒙查叅罰俸一級
今查該縣已經徵完原欠菜笋厨料銀一百零
九兩五錢八分一厘起解掣批臣隨報部查明
本官見補江西按察司簡較原降俸級似應題
請開復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崇禎七年二月十九日具題三月十五日奉
聖旨該部知道

逖按蘇松等處監察御史

題為遵例查叅逋賦以儆積玩以裕

國計事崇禎六年八月初三日奉都察院劾劄准
戶部咨該本部題叅太倉未完錢糧降罰各官
內常州府武進縣知縣程允萬崇禎四年欠五
分以上應降職三級戴罪督催崇禎五年欠一
分以上降俸一級戴罪督催等因於本年六月
二十五日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移咨備劄前來奉經案行常鎮兵

糧道轉行該縣遵照督催去後續於本年十月二十五日據本縣知縣程九萬申稱本縣錢糧繁重一年之內數奉叅罰前因各倉麥折未完降職一級隨於咨到之後十分完足後因太倉錢糧完未到部降職三級已於未叅之前盡行

解府今當

輯瑞之期止百僚功罪所係遲誤而補救不敢憚桑榆之收註誤而矜全總以彰

朝廷之德今完者久解欠者續完此卑縣思見

天日之際乞查明會

題等因據此隨經批行常鎮道查報去後續於本年十一月十一日據本道兵備副使徐世蔭呈蒙臣批據武進縣申詳該縣京邊完解詳請開復緣緣蒙此行據該府申稱遵查得武進縣京邊錢糧除四年分者該縣已盡報完外其五年分額該京邊銀一萬四千七十七兩一錢二分二厘內三月解到銀三千四百六十七兩一錢五分四厘二毫於本年五月十八日差官夏德

華解部訖未完銀一萬六百九兩九錢六分七厘八毫又於十月內起批到府陸續完解併金花銀鳳陽壽亳州銀俱全完詳委江陰縣縣丞趙英領解訖但該縣拮据急公催科首出不論給繇之前後似應開復等因據此該本道看得武進縣知縣程九萬以京邊未完降俸督催未

經

題復是以瓜期已及而報政尚稽今據該府查覆前來京邊金花并鳳陽壽亳等項錢糧悉已全

完解府委官起解則該縣催科之苦殊倍尋常
乞早具

題開復等因到臣謹會同巡撫應天等府地方都
察院右僉都御史莊 看得武進縣知縣程
九萬以崇禎四五兩年太倉錢糧未完一則以
五分以上降職三級一則以一分以上降俸一
級各戴罪督催夫當此

上供之重

功令之嚴以玩受罰何辭之有但本官急公素著

催科原不敢後人或已解於叅罰之前或全完於咨到之後計期雖有後先於數實無虧欠此府道之原文可據也所有原降俸職應與開復庶勸懲昭而下吏益知奮勵矣相應具

題伏乞

勅下該部將武進縣知縣程九萬崇禎四五兩年京邊錢糧查果全完覆議上

請准其開復施行

巡按蘇松等處監察御史

題為遵例查叅逋賦等事據常鎮道查覆武進縣
知縣程九萬未完崇禎四五兩午京邊錢糧今
已通完解部原蒙降職降俸相應開復未敢擅
便謹題請

巡按蘇松等處監察御史臣祁 謹

題為恭

報漕遼二糧盡數兌完開幫併恭候運刁橫各官仰
候

聖裁事接管卷查崇禎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奉都
察院勘劄為請明定限開幫仰乞

敕飭遵行事本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准戶部咨該本
部于十一月十七日具題覆奉

聖旨今歲漕船回空既早完兌開幫自當如期各撫

按定限五月中旬據實題報但有怠玩違限的不
論有司軍衛盡法叅處若撫按庇屬徇縱一体並
罰該部再行嚴飭欽此欽遵移咨備劄在在卷崇
禎六年九月二十日又奉都察院勘劄准戶部
咨為預計崇禎七年閏內閏外永鎮并解運糧
料實數等事該本部題奉

欽依俗咨劄行內開即將派買遼米照數買運津門
等口俱經通行遵照外今照崇禎七年應運六
年分本色漕糧及帶運遼米臣經部行催督徵

運去後續于崇禎六年十二月據

丹陽縣申報本縣漕遼二糧二萬九千三十八石六斗五升與龍江衛指揮陳元章兌完船六十三隻十二月二十八日盡數開幫

丹徒縣申報本縣漕遼二糧五萬三千五百五十七石八斗與淮安興化六安三衛所指揮吳明譽千百戶蔡良璽雲起龍兌完船一百二十隻正月初三日盡數開幫

太倉州申報本州漕遼二糧八萬四千八百六

十一石七斗八升興六安泗州廬州等衛指揮
張道隆王崇正趙之璞百戶張允宜兌完船二
百一隻正月二十五日盡數開幫

江陰縣申報本縣漕運二糧三萬六千三百二
十六石三斗九升二合興江陰府軍二衛指揮
包鳳翥千戶韓有光兌完船八十四隻正月二
十五日盡數開幫

宜興縣申報本縣漕運二糧五萬二千六百八
石七斗三升興淮安驍騎二衛指揮鍾光岳王

之猷兌完船一百十隻正月二十六日盡數開
幫

吳縣申報本縣漕遼二糧五萬八百四十二石
八斗七升三合與鎮江大河府軍三衛指揮陳
起震千戶閻萬慶文應科兌完船一百九隻止
月二十九日盡數開幫

金壇縣申報本縣漕遼二糧三萬四千七百三
石五斗五升與龍江衛州二衛所指揮王環百
戶葉宗賢兌完船八十二隻二月初二日盡數

開幫

武進縣申報本縣漕糧二糧六萬二千七百二十六石五斗八升與蘇州太倉鹽城嘉興等衛所指揮楊基陳邦徐起鵬馮希異百少鄧國良免完船一百五十九隻二月初五日盡數開幫吳江縣申報本縣漕糧二糧一十四萬一千六百八十六石七斗五升一合與太倉大河鎮江等衛指揮馬中驊閔建元陳邦徐起鵬免完船二百九十二隻二月初六日盡數開幫

崑山縣申報本縣漕運二糧一十一萬九千五百二十六石五升二合與泗州邳州高郵滁州廬州等衛指揮張景文韓國寵萍承先周都趙之璞兌完船三百八隻二月初六日盡數開幫魚錫縣申報本縣漕運二糧四萬九千五百八十六石一斗九升六合與龍江驍騎府軍廬州松江鎮江通州衢州等衛所指揮梁維禎王之猷千百戶候永福袁永源趙秉忠李時榮葉宗賢韓有光兌完船一百二十五隻二月初八日

盡數開幫

華亭縣申報本縣漕糧二糧一十三萬一千三百九十石八斗七升七合與蘇州廣洋六安橫海應天龍虎泗州等衛指揮岳世臣李仙壇宰啟明王繼堯李正道千戶陳部李挺秀兌完船三百十八隻二月初九日盡數開幫

長洲縣申報本縣漕糧二糧一十四萬六千八百五十五石五斗四升二合與鎮江鎮海龍虎龍江豹韜揚州等衛指揮王時濟張有登潘元

臻李成龍繆國用千戶魏時中兌完船三百四十七隻二月初十日盡數開幫

上海縣申報本縣漕運二糧八萬六千二百一十二石三斗七升四合與儀真廣洋羽林留守鎮江守衛指揮張元璧朱永平夏瑞龍千戶杜時愆葉雲程兌完船二百一十二隻二月初十日盡數開幫

青浦縣申報本縣漕運二糧五萬二百八十九石二斗四升八合與大河衛指揮譚宗兌完船

八十五隻二月十二日盡數開幫

常熟縣申報本縣漕遼二糧一十三萬五千三百十石三斗九升六合與揚州龍虎水軍泰州嚴州等衛所指揮繆國用張培夏景芳劉尚志戴維城鎮撫王國勛百戶唐登第兌完船三百一十九隻二月十六日盡數開幫等因各報到臣以上通共漕遼正米一百二十六萬五千五百二十五石七斗九升一合通共船二千九百三十五隻自崇禎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起至

七年二月十六日俱經兌足盡數開幫出關訖
該臣謹會同巡撫應天等府地方都察院右僉
都御史莊祖誨看得漕糧閩軍

國大計而三吳幾當其半去年自風雨之變繼以
旱虫二灾民間菜色鶉衣皇天若不能以朝
久而徵比所至猶且竭力輸將是東南赤子皆

感荷

皇上如

天之仁故好義急公之恐後也諸有司亦皆凜奉

功令無不宵旦拮据且有眠食倉場者是以年雖
荒民雖困而徵輸不敢不如額開兌不敢不如
期向來惟上海漕糧每苦掣肘今邑令劉潛蒞
任不兩月而調劑得宜毫無墮誤則在諸有
司勉之勞頗有足錄矣按開幫之期限固分
後先而糧額有多寡之不同則徵兌亦有難易
之少別是以十餘萬之稍遲與三四萬之得早者
其勞均也况有司能必完糧之早而不能必運
船到次之不遲如常熟華亭等縣俱在歲內徵

完而到次參差以米待兌則各有司其能代運
弁受過哉其赴兌之最後者則有嚴州所百戶
唐登第衢州所百戶葉宗賢逍遙河上催督因
聞其勒索之最甚者臣前所叅泗州衛指揮張
景文邳州衛指揮韓國寵之外尚有淮安衛指
揮鍾光岳驍騎右衛指揮王之猷受兌宜興縱
軍需擾皆所當一體懲創者也大槩歲當灾歎
之後向日額定外之耗贈小民求稍減于中刁旗
更欲出于外賴督糧道臣王象晉常鎮道臣徐

世蔭奉摠巡漕臣之德威百方調戢而臣與撫
臣不敢不竭蹶以役勉期竣局今二千九百三
十餘之糧船已邨尾出江絕無阻滯者則去年
兩道臣挑浚孟河以通達回空而京口雲陽乃
得蓄水漑運此舉實為得力焉至太倉州知州
劉士斗則臣有不得不為一言者本官存心撫
字原亦殫力催科向者目擊災傷雖本州歸并
軍儲之議而該州之糧未旋於十二月初七日全
完若崑山向苦遼糧另兌官旗以民運為名需

索百出不思交津交通亦不過如漕額而止故
本官欲依太倉之規并漕交兌所裁者運軍無
名之需非違糧已定之數也總州漕臣念軫

國儲先事叅

奏正款責倫之以使勉力完漕而今太倉崑山之
漕艘已得按期間幫則本官似可以勞補過仰

乞

俯賜寬政令其策勵將來此

洪思出自

聖裁者也敢因報開幫而并為
請之

巡按蘇松等處監察御史

題為恭

報漕遼二糧盡數兌完開幫等事臣屬蘇松常鎮四
府漕遼二糧俱已兌完于二月十六日全幫通
開訖內有領運指揮鍾光岳王之猷縱軍需擾
百戶唐應第葉宗賢到次獨運所當一体懲治

至太倉州知州劉士斗近蒙

明旨下部議處而本州及前署崑山之狼早已徵完

且闕帑無悞應乞

聖裁寬政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崇禎七年三月初五日具題本月二十七日奉

聖旨該部知道